

狄仁杰故事集



狄仁杰故事集

柳园图

狄仁杰故事集

柳园图

〔荷〕罗伯特·梵·古利克 著

赵振宇 胡明 译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魏宏泽
封面设计：陈绍泉

狄仁杰故事集

柳 园 图

【荷】罗伯特·梵·古利克 著

赵振宇 胡明 译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兰州庆阳路230号）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插页1 印张3.25 字数60,000

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000

书号：10096·278 定价：0.31元

第一章

死尸抬到了花厅楼梯下。楼梯由青花细纹石砌成，又高又陡。两边扶手每隔四五阶便竖起一支雕琢得尖利挺直的菡萏花蕾。

“这架老骨头兀的沉重，来，再向扶手边上挪近些。”她望着头颅被砸得血肉模糊的死尸，气喘微微地说道，“这样一来分明便象是从楼梯上摔下的。偌大一把年纪，闲常又是头晕眼花的，多喝了酒便容易失足，或许是突然惊风——左右是自己不慎跌下了楼梯，头撞破在尖利的荷花扶手上，那里清楚粘着有一块血迹。嗯，此刻你再上楼去书斋取一支蜡烛，将它摔倒在楼梯口端。”

说话的女子穿着杏红色蝉翼轻绡内衫，闪动间透露出白玉凝脂一般的丰润身子。她拭着鬓边的汗仰头焦急地望着楼上。楼上一片漆黑，半晌才摇闪出一缕烛火，见那人将烛火横倒在楼梯口的地上，袅袅几下闪烁便熄灭了火焰。楼上依旧一片漆黑。

“快下来！”她轻轻叫喊了一声，忽又转念，说道：“且慢！”她飞快上前从死尸脚上摘下一只毡鞋，向上扔给那人，“接住，将这鞋放在楼梯中间一阶上。画龙再点睛一下，这乃真是天衣无缝了。”

第二章

狄仁杰忧郁地凝视着漆黑的天空，重云叆叇，星月匿采。刚入夜府院外就阒寂旷寥，不闻人声。殿堂内只亮着一盏角灯，重楼叠檐的黑影沉沉地压在头顶，令人气憋得慌。

两个月来，由于疠疫凶急，京师士民十停死了三停，人心惶恐，百业萧条。圣上移驾凤翔，朝廷暂时迁出长安。狄公受命任京都留守领大理寺正卿，总摄京畿政务，颺诛杀黜陟，巡理京营，放赈抚化，以待时疫缓息。署衙便设在京兆尹府第。

狄公紫蟒袍、金玉带、鰐钩皂靴，头上端正一顶盘龙含珠金线嵌绣太师冠。他身旁站着跟随了他多年的亲随干办乔泰，如今已当了京师十六卫衙府的左果毅都尉。乔泰头顶兜鍪，甲冑戎装，腰下挂着一柄宝刀，铠甲正中佩戴着一枚双龙金徽。

狄公喟叹一声，自言道：“圣上和朝廷已迁出长安半个月了，好一个人烟辐辏、百业蕃盛的繁华京都如今竟成了鬼魂游尸的世界。白日只见那些身穿黑袍头戴黑帽兜的收尸队拉着尸车东奔西走，通衢大街寡见人影，十里城市不闻歌声。入夜则几乎是一座死城，周围二万四千步的长安城如同包裹了一层尸布一般。早两日还有抬着龙王的牌位鸣锣放炮求雨的人群，今天竟连一个小贩的人影都不见了。”

狄公摇了摇头又继续说：“凶恶的疠疫如何发生、蔓延

我所知甚少。临危授命半个月来，疠疫未能抑制，死人有增无减。眼见着尸骸遍地，人怨鬼哭，我于心何忍？中午闻报广成仓放赈又出了乱子，梅亮的意外身亡断了官府的一条胳膊。一时哪有合适的官员能独个营运放赈事宜？”

乔泰闻言道：“老爷，梅长官在官仓放赈这一宗事上费尽了心机，安定了京师士民的浮动人心，真难为他了。他不顾年事已高，忠心赤胆周旋公务，他还从关中、渭南等地调拨许多猪羊果蔬来京师。他这一死丢下许多事旁人一时无法措手。听说梅长官是从自己家里的楼梯上摔下来死的。究竟年龄太大，白日辛苦了，夜间竟出了意外，添了我们许多不便。”

狄公说：“我思量来多分是他刚要下楼时心病猝发，不然便是劳累败耗了心血，头晕目眩摔下了楼梯。这不幸的意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忠心耿耿的朋友，偏又是在如此要紧的时刻。听说事故发生时有个姓卢的大夫正在场，他经常去梅府为梅亮夫妇看病。打听到他的宅址请他来衙署里一次，我有话问他。”

“梅亮的去世意味着长安三大世家之一绝了后嗣。”这时陶甘走进了内衙，便插上了话。

陶甘也是狄公的心腹亲随，现为京都留守衙署长史，专掌刑律诉讼、文书案牍。

他说道：“梅亮前妻所生的两个儿子早夭，梅夫人没有生育，这梅家嫡宗便断绝了。——其家产将由关外的一房族兄承继。”

狄公惊问：“陶甘，你已读完了梅亮的全部案卷？他的死讯是今天中午才知道的啊！”

“老爷，一个月之前我便读完了梅氏一族的全部宗卷材料。这两三个月来我陆续在念关中最著名望的几个世族大家的宗卷，我对他们的世系渊源、食邑隶籍、爵秩予夺、婚媾状况、人丁宗脉一应资料甚感兴趣。每一宗族都有厚厚十几札，秉烛一夜也未必能读完一札。我读它们正可作为消磨长夜的最佳乐事。”

狄公以赞赏的目光看着陶甘，叹息一声说道：“梅家这一消亡，京师阅阅世族便只剩下叶和何两家了。”

陶甘点了点头：“一百年前梅、叶、何三家统治着这关中京畿一带，三家势力消长，轩轻低昂，互为牵制。及至国朝承运立祚，这三家虽都削了爵位，夺了食邑却依旧钟鸣鼎食，保留着古旧的传统和家法，仿佛仍是摺绅簪纓一般。”

狄公点头，慢慢捋着颌下一把美髯。说：“他们生活在回忆里，处处以自己的姓氏世家为荣耀，傲视庶族新贵。他们甚至将我们的圣上都视为寒族客家，唯有他们有数几宗巨族乃所谓是天帝贵胄。他们彼此间还顽固地使用已被褫夺的官秩爵衔，他们编纂世族谱牒，严格限制族外婚媾，俨然自以为高人一等，卑视万物。”

陶甘说：“他们有意无视目前，妄自尊大，把自己隔绝在一个陈腐的小天地里。他们的宅第又多在长安旧城。不过梅长官却是个例外。他脱颖而出，与旧世家的人物多有齟齬不合，且急公好义，慎言敏行，端的是个大学之道的新民。只是叶、何两家依旧故我，与当今时尚判若水火。”

乔泰道：“旧城里的人将梅亮之死看作不祥之兆，一首广为流传、家喻户晓的童谣预示了梅、叶、何三家的气运已到尽头，仿佛是天意如此。”

狄公说：“从古时候起，一些童谣便含有神秘的力量。人们说是天上彗星化为小儿口预言祸福，而到头来又往往应验，真是谶纬扶鸾一般。来无影踪，势如野火，不可止遏。乔泰，那童谣是如何说的？”

乔泰答言：“我听得是如此几句：

梅、叶、何，
关中侯。
失其床，
失其目，
失其头，
白日悠悠不得寿。

——梅长官从楼上摔下楼梯，头破身亡，正应在‘失其头’上。”

狄公道：“目下时疫流行，圣驾西幸，人心惶恐，国步维艰。歹徒贼盗必然蠢蠢欲动，奸恶之徒又乘火打劫。他们也会编造些流言、童谣之类的来蛊惑视听，挑动衅端。你们须得十分小心，处处留意，昼夜巡值，不可怠忽，以防意外。”

“老爷，我与马荣已作了万无一失的准备，即便发生意外事端，亦可及时消弭于初发之际。尽管我们不得已分拨出许多兵士用于火化尸体和守卫京师各衙门、王府、官商人家的空宅。我们还……”

狄公打断了乔泰的话头：“听！外面还有街头卖唱的？”

一个女子颤抖的、凄凉的歌音从街头飘来，还伴有乐器的弹奏，隐约听得唱词是：

月儿弯弯挂天上，
姐儿不眠倚绣幌，
手把帘钩心不忍，
如何拂了一地霜？

做个梦儿到远方，
心儿缠绵意徬徨，
秋风忽起动房枕，

……

突然一声恐怖的尖叫，歌声停止了。

狄公一挥手，乔泰急忙奔出内衙。

第三章

两个穿黑袍褂戴黑帽兜的收尸人正截住那卖唱的年轻女子胡缠。幽暗的街上突然出现一个身穿天蓝长褂的体面大官人，两个歹徒赶紧拔腿便跑。

卖唱的女子走到那大官人前深深道个万福，说道：“多谢贵相公搭救，小女子施礼了。”

那大官人身子瘦小，干瘪的脸上浮起浅浅的笑容，下颚一撮山羊胡子乌黑发亮。

“小娘子，莫惊惶。我姓卢，是一个大夫。那两个歹徒都已逃走。我见到其中一个已经染上时疫，一张可怕的脸上尽是泡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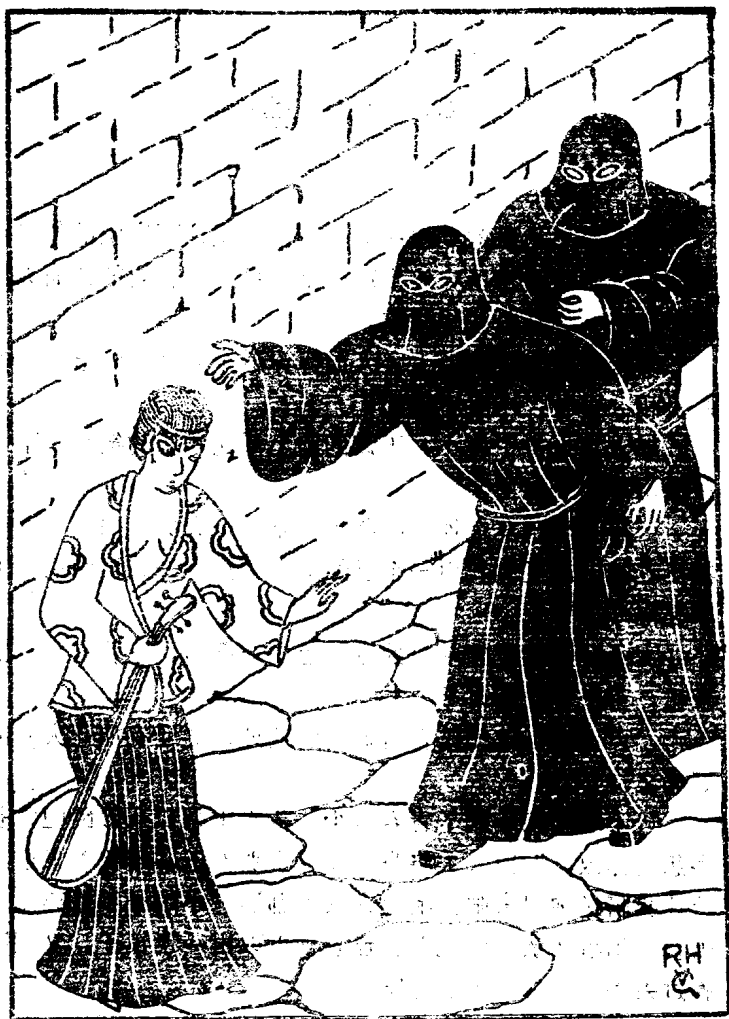
女子穿一件宽领敞口的绯红色绣花绸衫，下著玄色百裯长裙，手上擎一柄月琴。

“卢大夫，这里是官府衙门的墙外，竟还有如此大胆的奸邪之徒！”

“不敢动问小娘子青春多少，猜来正是二八妙龄吧？长得恁的标致。”卢大夫将身子挨近了那女子，嬉笑着说道：

“让我陪送你回去吧！宅上在城里哪厢？小娘子不嫌弃莫若去舍下稍事休歇。”说着去那衣袖里取出一块银子，又用胳膊过来搂定了那女子的纤腰。

女子急忙用力将卢大夫推开：“别碰我！我不是妓女！”



卢大夫正待大胆轻薄，街上传来马靴的嘎嘎声。这里一松手，那女子便挣脱了身子，她面对乔泰瞥了一眼，整理了一下衣裙，提着月琴不吭一声走了。

卢大夫尴尬地望了乔泰一眼，骂了一声：“该死的娼妓！”

乔泰打量了卢大夫一眼，问道：“相公尊姓？”

“在下姓卢，是个大夫。”

“噢，原来是卢大夫。狄老爷正要见你，此刻便跟随我去京兆尹衙署走一遭。”

“在下还要去一个大官人家看病，他已染上了时疫。”

“休得罗唆！跟随我来！”乔泰不耐烦地命令道。

第四章

狄公坐在大书案前披阅一卷公文，陶甘站在他身后，两人正在商议着什么。

乔泰禀报道：“老爷，适才叫喊的是街上一个卖唱的女子。这位正是老爷吩咐要请来的卢大夫。卢大夫说那卖唱女子是个妓女，我赶到时那女子正纠缠卢大夫兜揽着生意。”

狄公朝跪在地上的卢大夫看了一眼，问乔泰道：“那女子此刻在哪里？”

乔泰答道：“回老爷，那女子逃去了。”

狄公叫卢大夫站起，问道：“适间究竟是如何一回事？”

“回狄老爷问话，小民正去东城一个大官人府上看病，那大官人见是染了时疫，命在垂危。刚行到衙门墙外拐角处，见两个收尸人正纠缠着那女子。我喝退了那两个歹徒，那女子便来勾搭我，我方明白原是一个烟花妓女。她抓住我的衣袖，死乞白赖要勒索我几个钱，幸亏这位军爷赶到，她见势不妙便抽身逃去了。”

狄公注视着乔泰一眼，又回过头来看着卢大夫，温和地说道：“卢大夫，本衙想问问你昨夜梅先生死时的情景，当时你正好在场。”

“不，狄老爷，昨夜我虽在梅府，但并未目睹那不幸意外。我当时在西院厢房，而梅先生是从花厅的楼梯上摔下来

的。”

狄公道：“就说说你去梅府前后之事，见闻多少叙来便是。”

“是。狄老爷。昨天傍晚，梅先生派人来请我去为他的老管家看病，并留了我共进夜膳。由于家仆大多遣放，由梅夫人亲自备炊。老管家发高烧，我息了脉，开了几味药。夜膳约吃了一个时辰。饭后，梅先生说他去花厅楼上的书斋读书，然后便在那里歇夜，吩咐梅夫人早回卧房休息，因为老管家一病倒，她也累了一天了。我便转去西院看老管家病情。记得当时偌大一个梅府幽寂虚旷，不见一个人影，连声犬吠都没听见。我心中自是寒噤阵阵。突然我听见东边花厅传来一声尖叫，我忙拔步赶去，只见梅夫人正奔来西院唤我。她惊恐万状，形容可怖，她……”

“可记得那是什么时候了？”狄公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回老爷，那约是深夜亥牌时分。梅夫人满脸是泪，抽泣地告诉我说梅先生不慎从楼梯上滚下到花厅，撞破了头，血肉模糊，脉息都没有了。”

“你检查了尸体没有？”狄公问。

“我只是粗略地检查了一下，梅先生头颅破裂，脑浆外溢。扶手的荷花尖蕾上都溅着血迹。我思量他是正待下楼梯时突然惊风才摔了下来，一支熄灭的蜡烛倒在楼梯口。我还见到一只软底毡鞋掉落在楼梯中间。梅先生近来一直闹头疼风痹，毕竟年近七旬，哪有那么硬朗？还天天支撑着个病躯在广成仓核算盘点，负责放赈。从早到夜难得一刻休息。这样一个好人竟不得善终。”

“梅先生确是个长者君子，有古贤人之遗风。那么卢大

夫，后来你又做了什么呢？”

“我给梅夫人服了点药，让她稍稍平静下来，吩咐她不要去搬动梅先生的尸身，等我京兆衙门报信叫来仵作验尸。不料仵作这一阵天天在火化厂监督，难得回衙门。我今天一早来衙门偏巧碰上了仵作，便一把将他拉到了梅府，并向衙门值房报了梅先生死讯。好在老管家服了药后已退了烧，能够走动了，在家侍候。仵作验罢尸身也认为系不慎摔跌下楼致死，致命在颅脑迸裂。”

“仵作的验尸格目我已看了。卢大夫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将委派番役去梅府帮助料理梅先生后事。”

卢大夫长揖施礼，唯唯退出。

“这个假惺惺温文尔雅的伪君子！”乔泰骂道。“老爷，我起先赶去时看清楚是他正在调戏那女子。那女子惶惶挣扎，他倒花言巧语来图赖别人！适才我也不想一时将他点破。”

狄公道：“这卢大夫目光浮露，言词闪烁，很令人不快。陶甘，你将梅先生的验尸格目拿来再与我看一遍。”

陶甘从一堆案卷中抽出一张纸呈上狄公。

狄公轻轻念道：“死者梅亮。男。年六十九。商贾，长安米市行会行首。其致命伤为颅脑崩破，头骨碎裂。其两腿、背脊、双肩及胸廓两侧均有严重擦痕。左颊有黑色污斑，当系烟灰或墨漆之类沾粘。暂拟断为坠跌致亡。”

他将验尸格目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甚是简明扼要。梅先生从楼梯坠跌下来，身上自然会有许多处擦伤，我最感到疑惑不解的便是那左颊上的黑色污斑。”

“梅先生不是说在书斋读书吗？”乔泰说。“显然他在书斋里写些什么，脸上溅上了一些墨点。”

陶甘补充说：“倘是砚石不洁，或磨研得太快也会溅出墨汁来。”

“这固然是一种解释。”狄公抬头凝望着高高悬挂着的横匾“明察秋毫”，呆呆出神。

第五章

右果毅都尉马荣嘟囔道：“乔泰哥竟选上这么一家又臭又脏的五福酒家来消遣我。”

马荣是乔泰的八拜金兰之交，也是狄公最信任的亲随。他生得虎颌豹眼，相貌凶悍，体躯魁伟又胜乔泰三分。

他呷了一口酒，闷闷地坐在一条长凳上等候乔泰。五福酒家又小又窄的店堂弥漫着刺鼻的酒酸和腐霉的气息。掌柜的是一个驼背。那驼背掌柜将一壶酒送上马荣的座头后，再也不见露面了。只让马荣一个独斟独啜。

除了马荣，店堂里还有一位客人。那人五十开外年纪，穿着一件褪了颜色的蓝布长袍，显得很寒伧。他低头正看着手中的几个木偶傀儡出神，靠墙放着他的一架嵌镜大箱，大箱外罩着蓝布遮帘。他的左肩上蹲着一只栗色的小猕猴，尾巴盘在主人的颈项上，正龇牙咧嘴望着马荣，发出一声声尖厉的嘶叫。那人半晌才抬起头来向马荣溜了一瞥，开言道：

“自个慢慢喝吧，掌柜的心境不佳，不能来应酬。这里左邻右舍都染上了时疫，一个时辰里就抬走了三个死人！”

马荣忿忿地说：“这酒店又臭又脏，不犯时疫都要憋死人，还居然挂什么‘五福’的招牌！”

那人笑道：“五福，这是人人都向往的。高官、厚禄、长寿、健康、多子，为何不能用来取这酒店的牌号呢？这也是贫苦人的良好祈愿啊！尽管他们往往只得其中一福——多